

學生國學叢書

莊適選註

文心雕龍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選註者 莊經雲農五適
主編者

學生國學叢書

文

心

雕

龍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二六五〇)

學生國文心雕龍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主編者

版權所有
必究

發行人

王朱莊

經雲

上海

河南路

五

農適

印刷所

商務

上海

各埠

發行所

商務

上海

書館

緒言

一 本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文學批評書，負有指導文學逐漸改進的使命，外國把他當作一種專門學問，他的重要，可想而知。我國數千年來，這類的書，很少很少；像魏文的典論，陸機的文賦，李充的翰林論等，都是零篇瑣簡，不成氣候。鍾嶸的詩品，比較齊整，但也算不得完善之作。說到整部的有系統文學批評作品，不得不推劉勰的文心雕龍。

二 本書作者——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東莞舊置京口，所以勰住在京口。他父親劉尚早死，家道很窮，不娶妻，跟着沙門僧祐同居，因此博通佛典。當時文學作風，專尚

雕琢，他很不謂然，就作成一部偉著文心雕龍，加以評論。他想將書請當代文豪沈約去鑒定，苦於無門可入，乃裝作賣書人，候約出時，獻給約看，約很賞識，說是『深得文理』。梁天監初年，勰做了臨川王蕭宏的記室；後來做到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很快被昭明太子蕭統愛接。他從小信佛，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多半是他製作。末年奉詔撰經，撰成了，燒去鬚髮，要求出家，得詔允許；他就變服爲僧，改名慧地。不久死去。

三 本書著成的時期

劉氏文心何時著成？讀他的傳，說是將書請沈約去鑒定，而苦於無門可入，是沈約貴顯時可知，而沈約在和帝時纔貴顯，那麼此書是齊末主和帝時著成的了。清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也說，書成於齊，且在齊末，舉有三證，此處舉其二證：時序篇有『皇齊馭寶』之語，全書自唐虞至劉宋，都只舉代名，獨

於蕭齊加一『皇』字，此證一時序於齊主，皆稱祖稱宗，與魏晉諸主稱謚號而不稱廟號者不同，而齊第五主明帝篇中已稱爲宗，此後只有在位三年的東昏侯及一年的和帝了，齊末始成書，此證二他的說法，很是準確。

四 劉勰的主張

劉氏作文心雕龍，有二種主張。第一種前面已略爲提示，是不滿意當時雕琢的作風，不滿意雕琢，便主張自然了。他以爲文學的抒寫，只在自然，不用故意的造作。原書中標明這個意旨的去處很多，原道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明詩說：『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這些都可證明他第一種的主張。第二種是主張寫實。他以爲文學主於情性，應當抒寫真實的情感，虛偽夸飾無病而呻的作品，都所不取。情采：『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

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翻其反矣。』這於寫實的主張，說得何等明暢！

五 作者立論的態度

劉氏雖不滿當時的作風，而另有主張，立論的態度，却非常公正，是則是，非則非，並不同一般批評家的肆口謾罵，也不作廣告性的互相標榜。看他序志中『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數語，可以概見。便是反對雕琢主張自然的一點，他也並不是完全不用辭藻，不過去泰去甚罷了；否則原書句多駢儼，書名又取雕龍，作者將無以自解。

六 本書的內容

{文心雕龍共五十篇，據序志，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五篇，論文學的原理

及文體的變遷；下篇前二十四篇論修辭的原理及方法，末一篇只算是自序；編製法極有條理，極有組織。但是整理的工夫，似有欠缺；最顯著的，如時序總論其勢，才略各論其人，二篇體例相同，應當聯接，中間攬入一篇物色，殊爲不倫；其他排次凌亂的地方還有。至於純文學與普通文學，晉代就有分別，劉氏還將他混合着說，這也違反了時代的潮流。然而文心終不愧爲僅有的文學批評傑作，雖有那些疵累，價值仍不減損。

七 本編的編例

本編僅選原道宗經及下篇二十四篇，供初學者之用。

本編訛脫很多，都審慎考正，惟善是從。

註文心雕龍的書，據宋史藝文志，有辛氏本，今已不傳。至清代而有黃叔琳註本，李詳補註本；近時有黃侃札記及其高足范文瀾註本。本編訓解，除編

者自註外，餘都參採四家。但蒐集猶多不及，倘蒙海內博雅，不吝見告，欣幸之至。

目次

原道	一
宗經	七
神思	一三
體性	一九
風骨	一四
通變	一九
定勢	三四
情采	三九
鎔裁	四四

聲律	四八
章句	五四
麗辭	五九
比興	六四
夸飾	六九
事類	七四
練字	八〇
指瑕	八六
養氣	九二
附會	九六
總術	一〇〇

時序

一〇五

物色

一二二

才略

一二六

知音

一三七

程器

一四三

序志

一四九

原道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
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
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
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
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
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
韻，和若球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
心之器，其無文歟？

○原本也。序志：『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道卽自然之道也。

○易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

○玄黃方圓皆謂天地。易坤卦文言『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大戴禮記曾子圓篇：『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易離卦象辭：『日月麗乎天，』麗猶著也。○易上繫辭：『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垂象以成文，故稱文。地有山川原隰，各具條理，故稱理。○曜光耀也。含藏也。含章美之道，謂地也。易坤六三：『含章可貞。』坤文言：『含萬物而化光。』○易上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兩儀天地也。○天地人爲三才。○人爲五行之秀氣，見禮記禮運。又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五行爲金木水火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炳著明貌，蔚文深密貌。易革卦象辭：『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賁古斑字，文章貌。○球玉磬，鐘聲。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

鳥跡代繩，文字始炳。^⑨炎皞遺事，紀在三墳。^⑩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
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⑪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⑫夏后
氏興，業峻鴻績。^⑬九序惟歌，^⑭勲德彌縟。^⑮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⑯
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⑰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
烈，剏詩緝頌。^⑱斧藻羣言。^⑲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⑳必金聲而玉
振。^㉑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㉒席珍流而萬世響。^㉓寫天地之
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太極謂生天地之前。○幽深也。贊明也。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庖犧古帝名。庖犧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見易下繫辭。^㉔

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翼。^㉕易六十四卦，惟乾坤二卦有文言，文文
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㉖易上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龍馬負圖出于

河伏羲法之以畫八卦。八卦卽易之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周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禹治水洛龜負文有數至九是爲洛書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疇，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

○二語皆古時文瑞。○上古結繩而治大事作大結小事作小結及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始作書契。○炎皞皆古帝名。三墳古書名久亡。○書舜典載帝歌有『元首起哉』

『元首明哉』之語。○書有益稷篇益稷皆堯舜時臣。○業績功也峻鴻大也此句位字殊違常

軌。○書大禹謨『禹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

歌』○縟繁采飾也論衡『德彌盛者文彌縟』○詩分風雅頌。○繇音宙（ㄓㄡˋ）繇辭

卜兆辭也易之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蓋文王囚于羑里而演周易。○公旦周公旦武王之弟

詩爾風之七月鴻鵠周頌之時遇皆周公所作故曰『嗣詩緝頌』嗣古制字。○斧藻修飾之意

周公制禮作樂故曰『斧藻羣言』○鎔鈞陶鑄之意。○言孔子之德猶作樂者以鐘發聲以

磬收韻合衆音而成之。○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之物金口木舌言孔子制作法度號令天下。○

禮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庖犧，[△]風姓。[○]玄聖，指庖犧諸聖。[△]素王，無位而空王之也，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見易上繫辭，辭爻辭也。謂觀辭以知得失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

胥以微。○

○書僞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原出《道經》，兩惟字爲之字。

○胥皆也。微，偽也，法也。

宗經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四歲歷縣曖，條流紛糅。^五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六書標七觀，^七詩列四始，^八禮正五經，^九春秋五例；^十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十一}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十二}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十三}

○序志「蓋文心之作也，……體乎經。」宗經稟經體以爲文也。^{十四}三極，三才也。^{十五}易上繫辭「三極之道。」謂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彝訓，常訓也。言唐寫本作曰。^{十六}經常也，垂久不刊，故名爲經。

^四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皆古書名，見左傳昭公十二年。^五縣，[△]久長也。曖，[△]暗不明也。糅，[△]讀如柔。紛，[△]

羣雜也。○十翼見原道注。

②甘誓湯誓秦誓費誓六誓可以觀義，酒誥召誥洛誥

大誥康誥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是謂七觀。見尚書大傳。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詩分風小雅大雅頌四種，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爲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爲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大小雅之分；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爲頌。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禮之五經，吉凶軍

賓嘉也。○五例春秋爲例之情有五：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見杜氏春

秋左氏傳序。○易蒙卦：『蒙以養正，聖功也。』謂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聖之功。昭明有

融，見詩大雅既醉。融，長也。○三十斤曰鈞，錚錚金聲。

夫易惟談天，八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

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

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

⑨擣風裁興，⑩藻辭譎喻，⑪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⑫禮以立體，⑬據事劙範，⑭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辦理，⑮一字見義，
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⑯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⑰其婉章志晦，⑲「諒以」原已邃矣。尙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⑳表裏之異體者也。

○易下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易繫辭：『其旨迷，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孔子晚而喜易，讀易章編三絕，見史記孔子世家。韋皮也，所以綴竹簡，古無紙，寫書用竹簡，以韋綴之，故曰韋編。○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古之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言爲尙書。○爾雅之書，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史記五帝夏商等紀載尙書文，多以訓詁代之。○子夏讀書畢，見於孔子，孔子問焉，對曰：『書之編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見尙書大傳。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見尙書大傳。

心爲志，發言爲詩。」

毛公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因依其訓而爲詩作傳。

○擣音答（彳）

布也，發也。詩有六義，風與興，皆六義之一。古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故謂之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

之事爲興。

○詩大序：『主文而譎諫。』

○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衷，謂中心恕之。』

立體猶明體。

○箇，卽制字。

○法言寡見篇：『說理莫辯乎春秋。』

○言以一字爲褒貶。

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詳公羊傳及穀梁傳略或作備。

○春秋定公二

年，雉門及兩觀哭；兩觀微，雉門大，哭者兩觀，而先言雉門者，不以微及大也。見公羊傳。

○婉章志

晦見「五例」注。

○原本也，已甚也。言本義甚深邃也。

○聖人唐寫本作聖文。

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久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

箴祝，則禮總其端；「紀」記傳「銘」盟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

疆，^②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卽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

○《公羊僖公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虜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禮記樂記》：『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①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②符采相濟，「勵」邁德樹聲，^③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未歸本，不其懿歟！

○同邪曲也，^④○揚子漢揚雄著法言。法言：『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論

語『子以四教，文，忠，信。』列文爲首，^⑤○遇行也。書大禹謨『臯陶邁種德。』左文公六年傳

『樹△之風聲△』。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

[○]羣

言之祖。

○淵△深也。鑠△美也。

神思 ⊖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① 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② 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③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④ 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⑤ 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⑥ 疏滄五藏，澡雪精神，^⑦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⑧ 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⑨ 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⑩ 獨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⑪ 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⑫ 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⑬ 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七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八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九不必勞情也。

○《南齊書文學傳論》：『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莊子讓王篇》：『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謂身在草野，心懷好爵。文行此以示人心之無遠不届，魏闕一曰象魏，古宮門懸法之所。^十此言思心之用，不限於身觀，無有出深遠近，皆思理所行，文思亦爲是已。^{十一}

此言內心與外境相接。^{十二}或謂志氣當作氣志。《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物

事也，理也，事理接於心，則出言辭以明之。《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所以制動也。^{十三}陶

家名轉者爲鈎，蓋取周回調鈎耳。《陶鈎文思》：『言用文思如陶者轉鈎。』文章之事，形態萬變，條理紛雜，

必首先治心，心不虛不靜，必爲萬狀所援。^{十四}○《莊子知北遊》：『汝齋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疏

淪，開滌之意；疏淪五藏，謂情性不可妄動，使人煩悶也。^{十五}○《衆說紛紜》：『間雜邪曲，宣

酌取正理。①懌或作繹，抽也。言神理之致，須順自然，不可勉強。②元解之宰，謂心也。禮玉藻：

『史定墨』此文引用，不拘滯本義。

雖其子亦不能喻，見莊子天道獨照之匠，意卽本此。運斤見莊子徐無鬼斤，斫木刀也。③陸機文賦：『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極相。』方員卽規矩也。④搨讀如膩持也。⑤密則無際，卽上文一樞機方通物無隱貌也。疏則千里，卽上文『關鍵將塞，神有遯心』也。⑥四語卽申明疏則千里也。⑦含章含美於內也。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言取舍由意，類司契爲匠。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⑧揚雄輟翰而驚夢，⑨桓譚疾感於苦思，⑩王充氣竭於思慮，⑪張衡研京以十年，⑫左思練都以一紀，⑬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⑭枚皋應詔而成賦，⑮子建援牘如口誦，⑯仲宣舉筆似宿構，⑰阮瑀據案而制書，⑱禰衡當食而草奏，⑲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⑳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

立斷；覃思之人，_{（四）}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_{（五）}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_{（六）}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見漢書枚皋傳。

○成帝令揚雄作賦，爲之猝暴，思慮精苦，賦成，倦而小

臥，夢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喘悸。見桓譚新論祛蔽。

○桓譚嘗作一小賦，用思太劇，

立發病，彌日始瘳，見同上。

○王充作論衡，閉門潛思，絕慶弔，年將七十，志力衰耗。

○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見後漢書張衡傳。

○左思作三都賦，構思十稔。

○淮南王受詔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至已上。

○枚皋受詔爲文，甚疾，應命而成。見漢書枚皋傳。

○楊德祖答曹植箋，稱其『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見文選植賦銅雀臺援筆立成，可觀。見魏志陳思

王傳。

○王粲爲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見魏志王粲傳。

○魏太祖使阮瑀作書

與韓遂時太祖適出，瑀從因於馬上具草，太祖不能增損。見魏志王粲傳注。
◎黃祖子射大會賓

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屬衡爲賦。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又嘗從劉表求筆札草章奏，立成，辭義可觀。見後漢書禰衡傳。
◎駿疾也。
○覃思深思也。
○造次急遽之時。
○理賓者以博救之，辭亂者以練救之。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貿易也。
○此言文貴修潤，拙辭孕巧義，庸事萌新意，修飾潤澤，則巧義顯而新意出，布與麻之質量雖相若，然既加杼軸之功，則煥然可珍矣。
○闡顯也，明也。
○湯得伊尹，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勿能囑。』見呂氏春秋本味。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①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
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
波詭者矣。②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③事義淺深，未
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④各師成心，⑤其異如面。⑥若總其歸塗，則
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
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⑦遠奧者，「馥」複采典文，經
理元宗者也。⑧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⑨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
心者也。⑩繁縟者，博喻釀采，煥爍枝派者也。⑪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
也。⑫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⑬輕靡者，浮文弱植，縹渺附俗者也。⑭

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體謂文章形狀，性謂人之性氣，因性氣之殊，而所爲文亦異狀。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輔助之，是故慎于所習。本篇大指在斯。○文氣巧變，如雲氣水波之相譎詭。○風趣卽風氣，或稱風力，

體氣，風辭，意氣皆同一義。氣之清濁剛柔，不可強致，爲文者亦惟致力於裁篇用意而已。○體式

全由研究而得，俗學不能發雅議，故當慎其所習。○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語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義歸正直，辭取雅馴者，入此類。下引班孟堅、張平子，卽其選也。○理致淵深，辭采微妙者，入此類。下引阮嗣宗、嵇叔夜，卽其選也。○斷義務明，練辭務簡者，入此類。下引賈生、王仲宣，卽其選也。○言惟折中，情必曲盡者，入此類。下引劉子政、潘安仁，卽其選也。○釀切雜之也。焯焯赤盛也。辭采紛披，意義稠複者，入此類。下引揚子、雲、陸士

衡，卽其選也。○卓爍特異之意。陳義俊偉，措辭雄壞者，入此類。下引司馬長卿、劉公幹，卽其選也。

○詞必研新，意必矜創者，入此類。○辭須秀美，意取柔靡者，入此類。末二體下文不爲舉證，蓋

輕之也。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爲文難拘一體，典雅者未必不能新奇，精約者未必不能繁縟。○學習之功，固可自致，而情性所定，實有大齊。○每詔令下，諸老生不能言，賈誼年少，盡爲之對，故稱其俊發。[△]○長卿卽司馬相如，[△]《舊唐書》：「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犧鼻居市，不恥其狀。」○子雲卽揚雄，默而好深湛

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子政卽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于世俗。○孟堅卽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無不窮究。性寬和，不以才能高人。 ○平子卽張衡，通五經，貫六藝，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 ○仲宣卽王粲，善作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陳壽評：『粲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 ○公幹卽劉楨，輕官忽祿，以平視甄夫人得罪。 ○嗣宗卽阮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 ○叔夜卽嵇康，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興高旨趣高道，采烈言辭峻烈也。 ○安仁卽潘岳，總角辯慧，性輕躁，趨世利。 ○士衡卽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 ○器成綵定， ○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此段言性非可力致，爲學則在人，雖才性有偏，可藉學習以相補救。 ○書梓材：『若作梓材，既

勤樸斲。」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③綵定色綵已定。^④雅製，雅正之制作。^⑤司南，卽指南。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體繁詭。辭爲膚「根」葉，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涇巧「朱」青紫。習亦凝真，^①功沿漸靡。

○真才氣之謂。言學習之功，亦可凝積而成才氣。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一)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二)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三)沉吟鋪辭，莫先於骨。^(四)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五)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六)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七)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八)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九)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十)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十一)結響凝而不滯，^(十二)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十三)昔潘、聰、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峻也。^(十四)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適也。^(十五)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十六)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

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鷺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贊。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騁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風卽文意，骨卽文辭，欲健其風骨，不可不注意於命意與修辭。此本篇之旨。
○詩之六義，風雅頌比興賦也。
○國風所陳，多男女飲食之事，故曰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
○招晉超（彳𠂆）亦悵也。志氣有感而動，所述之情始真。
○鋪辭造句，必鍛練之，使言與意相合。
○樹立也。

○言必端直者始得稱文骨，肥辭繁雜者不與焉。
○駿爽與英爽同。
○瞻，豐富也。四句言義瘠辭肥之弊。
○務盈守氣，言文須以情志爲主。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禮月令：

『征鳥厲疾。』征鳥，鷹隼之屬。此以征鳥氣盛爲喻。
○捶音錐（ㄓㄨㄞ）上聲，鍛鍊而轉也。捶

字堅而難移，則析辭精而煉於骨矣。
○意義充足，故聲調和暢。思理圓密，天機駿利，故無澀滯之

病也。
○索莫失氣貌，思理不周，條貫失序，自無駿爽之風矣。
○潘勗錫魏，潘勗字元茂。獻帝建

安十八年，命曹操爲魏公，加九錫，策文爲勗取作，其文規範典雅，辭極雅重，爲九錫文之首選，以其鍛於骨也。
○司馬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乃奏大人賦，武帝大

悅，颺颺然有陵雲氣遊天地之間。意蔚，盛貌蔚爲辭宗。漢書叙傳贊相如語，贊其命意之高也。迺固

也。②風骨並善，固爲高文，二者不能兼寧。有骨無風，瘠義肥辭，實所不取。③二句見魏文典論

論文。④孔融性近高明，故其文體氣高妙。⑤徐幹恬淡優柔，性近舒緩，故文有齊氣，齊俗文體

舒緩也。⑥文帝與吳質書，謂楨文有逸氣，楨情高，故有逸氣也。⑦楨論孔融文佚。⑧雉屬五

采備曰：翬翟山雉尾長者，翻小飛也；翥飛舉也。⑨鷹集醜而大飛，戾至也。⑩言有風骨而藻采

不足，則如鶩集翰林，有藻采而乏風骨，則如雉竄文囿翰林文學之林。⑪孚甲草木甲坼，發生萌

芽也。⑫奇字，字體之一，異於小篆。經常也。矣，或疑當作「乎」。⑬書畢命語。⑭此言命意選

辭，所好各異，惟有師古酌中，庶無疵繆。⑮二語言明風骨卽辭意，欲美其風骨，惟有致力於修辭

命意耳。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聘。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

文心雕龍

符采克炳。

○炳，^火著明也。

風骨

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¹⁾ 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纏短者銜渴，⁽²⁾ 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³⁾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⁴⁾ 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⁵⁾ 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⁶⁾ 夏歌雕墻，縛於虞代；⁽⁷⁾ 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⁸⁾ 賒楚之騷文，矩式周人；⁽⁹⁾ 漢之賦頌，影寫楚世；⁽¹⁰⁾ 魏之「策」篇，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¹¹⁾ 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¹²⁾ 宋

初訛而新，_○從質及訛，彌近彌「澹」淡。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_○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躉括乎雅俗之際，_○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_○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_○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_○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_○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_○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_○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_○然

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譽，[○]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齊梁文風綺靡，此篇大指示人勿循俗而返古，通變卽返古之意也。○文指雖在變新復古，而通變之術要在資故實，酌新聲，缺一則疏矣。

○綆汲井所用繩也。口含物曰銜。

○麗附也。晞望

也。○范蠡進善射者陳音於越王句踐，王問音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

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

逐宍。』見吳越春秋，宋古肉字彥和謂此歌本于黃世，不知何據。

○在昔未詳。

○舞卿雲歌：

卿雲爛兮，紅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見尚書大傳。

○書五子之歌：『峻宇雕墻。』縵，繁采

飾。

○揆道也。如斷竹之質，商周之麗，皆所謂酌新聲而通變無方者，而其序志述時，無非本自然

趨勢之一道，至於楚漢而後，爭模仿務因襲，虛偽塗飾，而真意盡失矣。

○楚騷出自六義之賦，故

曰矩式周人。②漢賦頌大抵祖述楚辭，見後時序。③推大概之意。④淺綺輕麗之意。⑤訛誤也。言文篇字句，務取新奇，以致入訛誤而不自覺也。⑥舊音倩（ㄎ一ㄢ）同茜，草名，可染紅色。⑦劉向揚揚雄也。⑧曠括正邪曲之器，曠揉曲括正方也。⑨軒翥飛舉貌。⑩虹，讀如贛虹洞深遠貌。⑪大明日也。⑫杳合也。⑬扶桑神木，古謂爲日所出處。濛記古謂日所入處。⑭文舉五家爲例，非教人專事模擬也，蓋謂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原，旁及訓故文律，悉能諳練，斟酌而用之。⑮攝攝合也，契文契也。⑯宛虹屈曲之虹，髻虹脊也。⑰長離朱鳥也。⑱穎錐末也。平原君客毛遂有早得處囊中，可穎脫而出之語，見史記平原君傳。⑲解讎苛細之意。⑳一致猶言一得。㉑嚴忌哀時命『騁騁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一言騁驥一馳千里，乃騁之中庭，不得展足以極遠道也。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其字疑作『可。』

○果決也。

定勢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贊藉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篇名定勢，前篇中皆言文勢無定，蓋勢不自成，隨體而成，離體立勢，不可能也。○湍急流也。

○爲圓之器曰規，爲方之器曰矩，圓者勢自轉動，方者勢自安靜，皆順乎自然者也。○懿美也。

○贊藉有含蓄而厚重之意。○猗水波如錦文也。此三句承綜意四句言。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

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四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五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六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七宮商朱紫，隨勢各配。^八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九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鑿。^{十一}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十二}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十三}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十四}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

[○]糅音狃，廣一又，雜也。[○]郛郭也。[○]此段以繪事喻文勢，勢之不得離體，猶善畫馬者不

能畫犬如馬。○四淵深也。○五隨巢子載有人曰：『吾弓衣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六羿聞之曰：『矢非弓，何以往？弓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敎之射。○七羿爲夏射官，故云夏人。○八雅正聲，鄭淫樂，總一猶言一體。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爲？』見韓非子。○九易坤卦：『括囊无咎无譽。』括結也。囊所以貯物，銓量也。功在銓別，卽謂定勢。○十宮商謂聲律也。朱紫謂辭采也。○十一羽儀表率之義。○十二考事得實曰覈。○十三連珠文體之一，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欲使歷歷如貫珠，故稱連珠。漢章帝時，班固賈逵等受詔作之。七辭如枚乘之七發，傅毅之七激，張衡之七辯，崔駰之七依，曹植之七啓等皆是。○十四本書第二十五以前各篇，列舉文章多體，每體必敷理以舉統，卽論每體應取之勢。○十五契會相參，神思互相參合也。節文猶情文，四語言文辭雖貴通變，而勢之大本不得背離。○十六離言散言也。

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一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

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此句或謂「實」疑作「貴」，「弱」字衍；一說，文之體指句，實下脫「殊」字，後說較勝。○

此言劉楨爲文尙氣。○此陸雲與兄機書中語。悅澤潤色也。[△]張公、張華也。[△]言文之體式雖合，而潤色辭句，所以助成文體，不可少也。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黜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

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煩數爲贊。^{△通變曰：}『宋初訛而新，』齊梁承流，穿鑿益甚，專好新奇，不取通順。○語見左傳
公十五年。反正者，失其常度，失其常度，乏絕之道也。○文意非謂不當新奇，但須不失正理，若齊
梁辭人，煩倒文句，穿鑿失正，專採怪奇之標準，遂成體訛矣。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如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
止「襄」壽陵。○

○物不能有末無本，末又必自本生，故體與勢實相須以成者也。○莊子秋水：『子獨不聞壽陵
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啼耳。』

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附質也。^①虎豹無文，則韁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②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縛采名矣。^③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④五色雜而成黼黻，^⑤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⑥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⑦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⑧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⑨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⑩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

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性。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阜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繫衣，惡文太章；

貴象窮白，貴乎反本。^三夫能設「謨」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四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五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六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七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八

○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質衰，故此篇痛陳其弊，然非竟謂文之可棄也。侈艷誠不可宗，而文采則不宜去；清真固可爲範，而樸陋亦不足多，惟使得其中間不陷於偏耳。[○]淪漪水波也。

萼，花朵之外被，所以護花瓣者。[○]論語：『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號豹之鞚，猶犬羊之鞚。』鞚，去毛之皮。

之皮。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之曰：『睂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華元使驂乘者答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又歌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見左傳宣公二年。[○]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始造書契。漢宦者蔡倫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爲紙。彪炳光采貌。[○]五性，仁禮信智義也。[○]黼黻，衣裳繪繡之文也。[○]情，疑作『性』。[○]孝子喪親，哭不哀，禮無容，言不文，見孝經。惟喪親時如此，可知平時發言，未嘗無文也。故同固。[○]老子：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
㊂莊子：『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說同悅。[△]藻飾點綴文詞也。
㊂韓非子：『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或因謂采爲『乎』字之訛。綺麗文詞之美麗。』
清濁之喻。
㊂詩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美在口輔也。盼目黑白分明也。
㊂鬱陶悶思也，見孟子。
㊂莊子：『山林與，皇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稽康與山濤絕交書：『機務纏其心。』人外猶世外。數語言志在顯達，而虛言隱遜也。
㊂真宰猶天眞。翩鳥速飛也。
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人行道也。
㊂繆稱篇淮南子：『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翳障蔽也。
㊂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釣，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見闕子。
論『言隱於榮華。』
㊂禮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繫同絅，單衣也。於錦衣之外加單衣，惡其文之大著。
㊂易賁卦：『上九，白賁，无咎。』賁飾也，飾終以白，反質素而无患也。
㊂地作定勢『如以本采爲地』之地解。
㊂擣發也。
㊂莊子：『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心質之飾也。

○閒色，非正色也。紅，疑當作『青』，以上句有『朱

』也。○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文質備也。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瞻。吳錦好渝，○舜英往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渝，變也。

○詩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木槿，朝生暮落。英華也。

鎔裁(一)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一)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二)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三)櫽括情理，矯揉文采也。^(四)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胱，實侈於形。^(五)二二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櫽贅也。

^(一)作文不外命意修辭，二者相倚，不可或離。意之患或雜，或竭；辭之患或枯或繁。枯竭之患，宜救之以博覽；繁雜之患，宜納之於鎔裁。此篇卽專論鎔裁之事，然命意修辭，皆本自然，意多者未必盡可訾，辭衆者未必盡堪刪；惟多而雜，衆而無者，始加裁剪耳。^(二)文以情理爲本，以辭采爲枝。^(三)剛柔指性氣言，變通指文辭言。^(四)蹊要，蹊經要領。櫽括，見通變。矯揉，屈伸之也，造作之意。^(五)莊子

駢拇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贊朶皮膚上贊生之結肉。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質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斬，○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贊必多。四

○權衡審擇標準之意。○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三語，見左文公五年傳。此設言命意謀篇之事，有此經營，非必作爲定程。總之意定而後敷辭，體具而後取勢，則其文自有條理。○四語謂記形成爲文，仍須隨時加修飾之功。○此段論鎔，猶云鍊意。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

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瞻者善敷，才覈者善刪。^(三) 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四)

○遁心旬見莊子。^(一) 言各隨作者性之所好。^(二) 究精深也。^(三) 此段論裁，猶云鍊詞，裁之義兼言增刪，不專指削減也。

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一) 若二子者，可請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稚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二) 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三) 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楓勿剪，』『庸音足曲，』^(四) 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五) 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六) 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

以行之乎？

○謝艾見晉書駿子重華傳。王濟未詳。駿語無聞。○雲與機書：『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又曰：

『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又書去常以機文多爲言。友于兄弟相愛也。○翫音玩（ㄨㄢ）相習而不經意也。○陸機文賦：『在石韞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言珠玉之向既存，榛楛之辭亦美也。又曰：『放庸音以足曲。』庸音猶凡響也。○鑒鑒別也。芟翦除也。○榮衛血氣也，血榮而氣衛。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

於負擔。○

○汎濫漫溢也。○弛於負擔謂免於累也。

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效器者也。^① 故言語者，文章口口，^② 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③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④ 夫宮「徵」響高，「宮」徵羽聲下，^⑤ 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⑥ 廉肉相準，^⑦ 咬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⑧ 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聽易爲口，^⑨ 而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⑩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⑪ 聲韻「雜」離句而必睽。^⑫ 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⑬ 並輶轎交往，逆鱗相比。^⑭ 逮其際會，則往蹇來連，^⑮ 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

②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則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顧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織「意」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南朝宋末，始有平上去入四聲。沈約著四聲譜，清濁通流，口吻調利；齊梁文皆以此爲規矩，而聲律乃成文學之要質。故本書特列一篇。○樂所以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說見詩大序正義。○此處脫二字或疑爲『關鍵』，謂言語爲聲音，而聲音爲文章之關鍵云。○聲音爲文章關鍵，又爲神明之樞機，至於律呂之吐納，須驗之唇吻。○數語見韓非子，本意爲驗聲之術，文用爲聲音自然之準。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宮商濁，徵羽清，角清濁中。○抗喉矯舌，攢脣激齒，皆歌時發聲之狀。

○《禮記樂記》：

『綻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廉，廉棱肉，肥滿，謂聲之宏毅，屬樂器言，

不屬人聲言。○此脫字或疑爲『巧』。○內聽之難，由於聲與心紛，故欲求聲韻之調，可設律

數以得之，徒用文辭，難期切合。○頭發聲，卽爲雙聲。兩字發聲同類者爲雙聲，如東德俱從舌沈

約論文有八病，一平頭，二蜂腰，三鶴膝，四上尾，五大韻，六小韻，七正紐，八旁紐。雙聲隔字而每舛，卽

一旁紐病。如參差流連等，皆雙聲，兩字在一處，不爲病。若中隔一字，卽犯旁紐，例如曹植詩：『佳麗

殊百城。』殊城雙聲，隔一『百』字，便舛矣。舛，錯亂也。○兩字同在一韻者曰疊韻，如皇揚是離，

亦隔也。疊韻離句而必睽，卽小韻病。如曹植詩：『皇佐揚天惠。』五字內有皇揚同韻字，爲五字內

犯小韻。陸機詩：『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十字內有陽霜同韻字，爲十字內犯小韻。睽，違也。

○而如也。沈謂仄濁，非謂平清，一句純用仄濁，或純用平清，卽讀不能順，所謂沈則響發而斷飛，則

聲颺不還也。

○轆轤汲水器，置軸木架，一端懸重物，一端貫長轂，上懸汲水斗，益有曲木，以手轉

汲，藉得省力。轆轤，交往，喻聲韻之圓轉。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觸之必殺，人見韓非子，逆鱗相比喻。

聲律之靡密。

○迂失也。易蹇卦六四：『往蹇來連。』言若錯先聲律之際會，則往來皆難也。

○或謂聲誤，則喉脣糾結猶人之病口吃。

○左礙尋右末滯討前，卽以聲律之數，求其糾紛所在也。

○玲玲玉聲。

○聲惡，猶言文章聲韻妍蚩，猶美惡。

○或謂句前當復有『字句』二字。

○上

句指句內雙聲疊韻及平仄之和調，下句指句末所用之韻。

○上二句言擇韻既定，則餘韻從之，

如用東韻，則凡同韻之字皆得選用。下二句言一句中既須調順，上下四句間，亦求和適，契合也。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舍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篇古樂器，有吹籥舞籥二種，此言吹籥似笛而短小，三孔。

○均卽韵。

○琴瑟所以繫絃者曰

柱。④言陳思潘岳吐音雅正，無往不和。陸機語雜楚聲，有時乖貳，須翻迴以求正韻。左思齊人，雜齊語，故文以二人爲瑟柱之和。

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詩人三百篇之詩人也。○文賦：『亮功多而累寡，故取是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爲累蓋寡，可以取是而不改易其文，本文推廣其意，謂文中雖明知有楚音，而以功多累寡之故，因以取是而不易之。○枘，木端入孔處；枘方，方枘而納圓鑿，不相入也。○剖字句謂調聲有術，隨音句謂偶然而調。南郭處士爲齊宣王吹竽，宣王悅之，閔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見韓非子；此與長風句皆

喻無術馭聲者。⑤禮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采齊樂章名，以爲趨走之節。肆夏同陔夏，樂章名，以爲行步之節。因此段言文中用韻，須取諧調，不可雜以方音。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脣吻。①聲德鹽梅；②響滑榆槿；③割棄支離，^四宮商難隱。

①鍾與鐘通。昔平公鍾，工者以爲調，師曠以爲不調，至師涓而果知鍾不調，見漢書揚雄傳註。②書說命『前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酸，皆以和羹也。③禮內則：『董荳粉榆兔葵澗蘪以滑之。』諸物皆用以調和飲食，槿之借字。^四支離不正貌。

章句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宅所寄也，章之次也。言章明情志，必有所寄；而次章顯晰也。[○]靡美也。[○]字不妄用也。

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在繭之抽緝。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

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㊂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衡，首尾一體。^㊃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匠筆執筆如匠民之構思也。^①一字不成句，句必集數字而後成。^②綴兆見《禮樂記》，綴謂舜者行列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③《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④啓行謂始也。絕筆謂終也。媵陪從之義。^⑤跕，萼足。八句大指，謂建其首，則思下辭可承；陳其末，則尋上義不犯。舉其中，則先後須相附依。^⑥此假論章。

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⑦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⑧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⑨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⑩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⑪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⑫六言七言，雜出

詩騷，〔而〕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格寬長之義。

○祈父△小雅句。肇禋△△周頌句。

○見通變註。

○虞書有『元首起哉』『元首

明哉』之歌，哉爲語助，實三言也。

○洛汭△△△之歌，卽書五子之歌，夏太康失德，昆弟五人，須於洛汭，

因作歌，歌爲多四言。

○詩行露中有『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等五言句。

○二體卽指上

六言七言。[○]此段論句。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

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貿代。[○]陸雲亦稱

『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

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賈誼弔屈原賦及鵬鳥賦，皆兩韻一易，枚乘所作，如七發等，實不盡然。[○]劉歆文完存者，惟遂

初賦，然亦四句一轉。[○]魏武論賦，或作論詩，詩賦得通稱，其論未見，貿遷也。善於貿代，謂工換韻。

也。此段因句法而類及押韻。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箚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舜南風之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懨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言根

據實事，似在閒散之列。○言外助之字，猶不能謬誤，況章句乎？此段言語助。

贊曰

斷章有檢， $\textcircled{一}$ 積句不恆。 $\textcircled{二}$ 理資配主， $\textcircled{三}$ 辭忌失朋。環情「草」節，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textcircled{一}$ 檢，聽武也。 $\textcircled{二}$ 不恆，謂無常法。 $\textcircled{三}$ 易豐卦：『初九，過其配主。』初九之配在九四，皆爲陽爻，以

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故曰遇其配主。

麗辭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_{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_{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衡；○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麗，古文作丽，象兩兩相比之形。_{麗，}猶言駢儷之辭，其起原出於人心之聯想；經文古語，往往有

之，皆出於自然。至於齊梁，乃力求齊整，專務耦對，則失其本真，流於末技矣。本書以此體不可廢，尤爲當時所尚，故特列一篇，闡明其由，並矯其失。②二引皆見書大禹謨。③易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④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金人作而萬物覩。』⑤易繫辭：『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⑥易繫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⑦上句指三百篇之詩，下句指左傳國語所記列國大夫朝聘應對之辭。⑧揚揚雄，馬司馬相如，張張衡，蔡蔡邕，皆兩漢文人之首。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一史後至，受揖不立，因之舍，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見莊子田子方篇。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鍊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

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見吳越春秋。淮南子：「夫宋畫吳治，刻形鏤法，亂修曲出。」言亂理之文，修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
⑤契機，契合神機也。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嬌郭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宋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枩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肩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言對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目昭然矣。

○本爲言對事對二對，二對又各有正反，故總爲四對。○禮所以整威儀，自修飾也。尚書所以疏通知遠者，故游涉之。

○毛嬙古美女，鄰同障，不足程式，不足爲法式也。

○仲宣王粲字，鄭獲楚

鍾儀獻於晉。晉景公見之，與之琴。儀不忘楚，操南音。見左傳成公九年。越人莊烏顯仕於楚而病，楚

王欲知其思越否，使人往聽之，則猶越吟。見史記陳軫傳。

○孟陽張載字，汾榆社名，在豐、豐高祖

之里也。高祖曾禱此社。白水南陽縣，光武起兵於此。

○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言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跼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自張華詩稱句至此，申言反對正對。○自是以言對爲美句至此，申言言對事對。
○夢舜時樂正相傳夔一足，魯哀公問孔子。孔子謂：『若夔者，一而足矣，非夔祇一足也。』見呂氏春秋。跨讀如趁蹠，恥孝切，且前且卻也。
○自若氣無奇類句至此，就四對推進一層，言對偶雖合法，若無骨采，亦不可。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昧兼載。炳爍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

○植樹立也。

○炳爍輝煌貌。

○鏡靜明靜之意。

○珩珮金也。

比興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四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詩之六義，風雅頌比賦興也。[○]毛公名亭傳詩，卽今之故訓傳。興之爲用，觸物起情，節取託意。

毛公爲其理隱，其義深，故特標之。[○]風通六情，其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賦者鋪陳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比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而一顯一隱。[○]兩層比興之界劃。

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戶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

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四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讖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五珪璋以譬秀民，^六螟蛉以類教誨，^七蜩螗以寫號呼，^八澣衣以擬心憂，^九席卷以方志固。^十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十一}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風兼比興。^{十二}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十三}「詩」諷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十四}紛紜雜還，「信」倍舊章矣。^{十五}

○周南首章爲關雎，雎鳩鳥摯而有別，故以方后妃之德，其詩興體也。^一○召南鵲巢：「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鵲作巢，各架春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取其義也。鵲不自巢，因鵠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二○從字疑誤，或謂「疑」之誤。^三○言雖明而未融，會發注始曉然也。^四○衛風淇奥：「瞻彼淇奧，絲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九圭如璧。」^五○大雅卷阿：「顓顓卬卬，如圭如璋，分晉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此詩言求賢用吉士也。

⑤小雅小宛：『螟蛉爲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⑥大雅蕩：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

⑦鄒風柏舟：『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言如衣之不澣。

⑧鄒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言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⑨曹風蜉蝣：『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喻潔。

鄭風大叔于田：『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言兩驂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上兩例皆取事物以比形狀，與

前所舉比義者略異。

⑩離騷所引諸物，比物託事，二者兼有之，故曰兼比興。風楚風也，楚騷爲楚

風。

⑪夸毗見大雅板，體柔人也，體柔屈已求得於人也。

⑫漢時詩中偶有興體，賦頌則無之。

⑬倍，背也。此段先平論興比，次言興亡而比傳。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

唐云：『纖條悲鳴，○聲似芋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糲糲。』

○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曳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鷺，則無所取焉。○

○纖，細枝也。

○焱，音艷。（一）焱之光貌。

○糺繩，繩索也。

言禍福相表裏，如繩索相附會。

○范睢，蔡澤。

○南都賦原句云：『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曳曳緒。』下句皆舞人之容，

故有謂『以容比物』似當作『以物比容』。○贊俗繭字。

○揚，揚雄。班，班固。曹，曹植。劉，劉楨。

○

潘安螢火賦原句云：『飄飄頻頻，若流金之在沙。』

○張翰，字季鷹。其雜詩云：『青條若總翠，黃

華如散金。」毛刻鵠句見馬援戒兄子書。此段暢論比義。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澹四

○圓覽，猶周覽。○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趙高言：『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見史記李斯傳。○澹四，小貌。

夸飾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眞；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廟；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日，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鶻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襃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夸飾之文，意在動人耳目，不必盡合論理，亦不必盡符事實。○風教也。格舊法也。○詩大雅

崧高『崧高維嶽，駿極於天。』嵩同崧，山大而高者。駿，大也。○詩鄘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

刀。」舠卽刀，小船也。⑤大雅假東語。十萬曰億，謂得祿千億也。 ⑥大雅雲漢語。⑦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浩浩盛大若漫天。 ⑧書武成：『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⑨詩魯頌伴水：『翩彼飛鴟，集于泮林，食我桑黌，懷我好音。』懷，歸也。言鴟夜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黌，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感於恩則化也。 ⑩大雅綿：『周原膾膾，堇荼如飴。』言周之原地，膾膾然肥美，其所生菜，雖如堇荼之性苦者，亦甘如飴也。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 相如憑風，詭濫愈甚。○ 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鷁鷀」焦明俱獲。○ 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 至東都之比目，○ 西京之海若，○ 驗理則理無「不」可驗，窮節則節猶未窮矣。又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餽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 而虛用濫形，

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曠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
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煥煥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
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
步，辭入煥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
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
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
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屈原所作，詩人之賦也，宋王景差爲辭人之
賦，故夸飾盛。[○]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惟其詭濫，故使人
有憑風欲仙之感也。[○]上林賦：『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奔星更於闔闕，宛虹拖於楯
軒。』奔星，^{△△}流星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楯欄檻軒，楯下版。賦又言天子校獵曰：『椎罿廉。』『揜焦明。』

『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焦明狀似鳳皇，揜取也。』又『鬼

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逮及也，顛隕也。『五爾雅：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

之鰈。』班固西都賦引之，文云東都，蓋誤記也。『六張衡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海若，海神也。

『七揚賦：『鞭洛水之宓妃，餽屈原與彭胥。』』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爲神。彭咸，胥，伍子胥也。張

賦今殘存者無玄冥一語，玄冥水正也。變，美好貌。罔，兩魑魅皆怪物也。『八睽，遠也。刺音竦、刃。』

戾也。『九嵯峨，山高貌。揭，業，狀建築物之高。燭，音翌（一）；燭，耀焜煌，皆光明貌。』『十煌，盛也。然，

燃本字。『十一岌岌，高貌。』『十二燁，音翌（一）。』『十三寒谷不生五穀。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一』言必鵬運，『二』氣靡鴻漸，『三』倒海探珠，傾崑取琰。『四』曠而
不溢，奢而無玷。『五』

○檢檢制也。○鵠化爲鵬，海運則將徙南冥，見莊子逍遙游，南冥，天池也。○易漸卦有『鴻漸于達』『鴻漸于陸』等語。靡，偃也。○琰，音炎。（一乃），美玉。崑山名，產玉。○玷，瑕缺也。

事類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四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五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六亦有包於文矣。

[○]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每卦六畫，共三百八十四爻，爻分陰陽，陽爻爲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陰爻爲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七繇音胄（ㄓㄡˋ），抽也，抽出吉凶也。[○]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八高宗，殷中興君。鬼方，古地名。[○]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九箕子，紂諸父，見紂無道，佯狂爲奴。^四夏仲康時，羲和廢職，命胤侯征之，作胤征，中有云：『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見書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夏君。遲任古賢人也。
易大畜象辭也。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鵩冠之說。
○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
○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掇摭經史，
○華實布濩，
○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鵬賦語多與鵩冠子世兵同。
○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鶡之鼓。』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揚雄作十二州二十二官箴，未作百官箴，百官箴乃後漢胡廣作，或因
疑「百」爲「州」之誤。
○劉歆見掇，不得意，因作遂初賦，文中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
○崔班張衡，蔡邕。
○掇摭拾取也。
○布濩散被也。

夫薑桂「同」因地，辛在本性；
○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

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臚，必數千而飽矣。○

○言董桂雖因地而生，辛固在其本性。

○述遷難行不進貌。

○揚雄與劉歆書：『雄爲郎三歲，

自奏少不奉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魏武語不詳。○浩瀚，多也。○慎

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淮南子『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蹠雞是踵也。此段言學欲博。

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據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四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連關也；五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脰，靚粉黛於胸臆也。六

○學欲博而校練須精，取事據理，宜求約覈。

○劉劭字孔才，三國魏人，作趙都賦，明帝美之，文今

殘。○公子趙平原君趙勝也。客毛遂也。遂從平原君往楚，迫楚王定盟，事見史記平原君傳。

四

管庫管庫之士，隸臣屬於隸者。此藺相如從趙王與秦王會澠池事，見史記藺相如傳，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稱爲管庫隸臣。○淮南子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馳驅。匠人斲石，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轄車軸端鍵，以鐵爲之，車軸出轂外，則以鍵固之。樞戶樞也。楗，關楗。○靚音

淨（节一乙），粉黛粧飾也。此假言擇欲精。

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各萬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爲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洪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陳思王書今逸。^韶舜樂。^禹禹樂。○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齊靈公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見左傳成公十七年。
○宋

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見左傳文公七年。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有『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之句，孟子『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洪書縣駒誤作王豹。文帝當答書嘲之，答書今逸。
○匠石，匠人名石，神於藝者。此段引曹陸爲驗，言用事宜審。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互。竔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懵。
○懵，同穎，音浩。（《玄》），光白貌。
○崑，崑崙，所以產玉。鄧，鄧林，見山海經，夸父之杖所化也。
○文梓，神木，見吳越春秋。
○懵，悶也。

練字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四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五周禮保氏掌教六書。六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七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八程邈造隸而古文廢。九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十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譏篇。十一及宣成平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十二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十三鴻鵠筆之徒，華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十四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十五及魏代綴藻，則

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史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亦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見易繫辭。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軻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見說文解字叙。[○]禮貌猶言符號。文章之宅宇，謂文章寄託於字體。[○]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言文字興而亂漸見，故感

而有變象也。

見註○

禮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輶音由（一又）輶軒

輕車天子之使乘之。三代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巡求異代方言以木鐸記詩言。

周禮

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五曰六書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李斯事始皇奏

請燒滅天下詩書百家語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

籀音宙

（ㄓㄡ）

書法名

周宣王時太

史籀所作故稱亦卽大篆李斯奏罷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籀書省改之所謂小篆者是。

九

秦隸書

始皇使下

杜人程邈作

十

蕭何草律

著法曰

太史

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

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

十一

石奮子建爲郎中令

奏事下

建讀

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謾譴死矣見漢書石奮傳

十二

武帝時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無復字

十三

小學文字之學也

宣帝時以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徵濟人能正讀者張

敞從受之杜業爰禮秦近亦能言之平帝時徵禮等百餘人說字未央庭中揚雄采其有用者作訓

纂篇。

○西漢揚馬之徒，多能洞明字學，其文用古文奇字甚多。○復文，如有長字斗字，重作馬

頭人之長，人持十之斗之類。隱訓，詭僻之訓，如屈中爲蟲，「苛」之字止句也之類。大，或疑「亦」之誤，臧否亦半。言後漢之文，有深於小學者，有疎於小學者，善否各半云。○陳思語不詳所自。

○揚雄謂爾雅爲孔門游夏之傳，鄭玄注云孔子門人所作。

○李斯作蒼頡七篇，文字多取史籀。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壞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呶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黓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

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四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據詩無考。啞噭，喧譁聲。[△]三接半字同文之字，可連接三字也；如沈約詩『別羽泛清源』，水

旁之字，連接至三字是。[○]曹植棄婦二十四語中，重韻甚多，殆卽兩字俱要寧相犯也。^四黜音

耽（ㄉㄢ）上聲，黯默陰貌。^五例，或謂當作『非』。

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四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見抱朴子遐覽篇。[○]詩周頌：『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祀，孟仲

子，子思弟子。[○]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耳。』

己與三相近，亥與豕相似，至於晉而問之，果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見呂氏春秋。
興誄：『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後人易爲『氛霧杳冥。』誄文今不全。

四傳毅靖王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易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

○品品量也。○揚子法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指瑕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

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

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四

○本篇所指之瑕，凡爲六類：一爲文義失當；二爲比擬不類；三爲字義依稀；四爲語音犯忌；五爲掠人之美；六爲注解謬誤。

○語出管子。無翼而飛，如出言門庭，千里必應。無根而固，如同舟共濟，胡越相親。文引二語，喻文傳久遠，易爲人所記識。

○武帝誄『幽闇一局，尊靈永蟄。』

○冬至獻欵頌『翔翔萬域，聖體浮輕。』

○七諷文殘逸。

○悲內兄文無考，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禮檀弓『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爲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岳金鹿哀辭『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禮曲禮『愾人必於其倫。』

○瑗李公誄無考。

○秀思舊賦『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尤而長吟。悼嵇生之永逝兮，顧日影而彈琴。』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僭，差也；濫，溢也。寧僭指崔誄，無濫指向賦。

○左傳襄公十六年『晉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必類，使各從恩好之義類，不類，非其我類也。

○詩大

雅蕩『白圭之玷，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西四條卽上陳思比尊於微，左思反道潘岳

稱卑如尊，崔向僭濫是也。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有撫叩酬「卽」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

○此節難得確解，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諷高歷賞。』傅亮修張良廟敍：『撫事彌深。』卽六朝

人用賞字撫字之例，實則賞在說文，作『賜有功』解，撫於廣雅，作『持』解而已。○晉來造語

依稀除賞撫二字外，解識曰：領悟、契合曰會心，譽人如亭亭直上，羅羅清疎等，叩其實義，皆欠分明，此皆文澆之致弊也。③蚩同媸惡也。梁費魁詩：「不知是耶非。」殷澆詩：「颶颶雲母舟。」簡文帝曰：「颶既不識其父，_○澧又颶颶其母。」此卽比語求蚩之類。反音以反切爲音也，如任昉言何紹智詩，可謂高厚，何大怒，以爲稱己爲狗號，狗高厚切號，厚高切是。④不屑於古有擇於今言此雖不雅，然習俗如是，亦不可不留意，以免世之猜忌。⑤左傳定公八年，陽虎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⑥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然而巨盜至，則負匱獨篋擔囊而趨。」⑦世遠者太輕，言竊取古辭，是輕薄無行。時同者爲尤，言掠取時說，將自招尤咎。

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⑧又周禮井賦，舊有正馬，_○而應劭釋正，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⑨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

馬正，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四蓋車貳佐乘，馬儻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
^五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六能不謬哉！夫辯「言」疋而數「筌」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七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櫟括於一朝，^八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擾，而右搏雕虎。」擾音撓（ㄉㄞ），獮猴也。雕文采之意。育夏，獲鳥獲，皆古勇士。○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四馬。」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曰通爲四馬。^三應邵風俗通今本無量首數蹄之文。^四

車數稱兩，以其有兩輪，馬稱匹，由牝牡相離，其目本因耦而生，夫而去婦稱四夫婦而去夫稱四婦，亦猶是理。^五佐副車也。駿兩服兩駿在外，服在內。^六鑽灼猶鑽研也。^七渝變壞也。^八櫟括，正邪曲之器，櫟揉曲，括正方。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僕才，謬則多謝。[○]期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四亦善之亞。

[○]羿善射，御吳賀北遊，賀使射雀左目，羿誤中右目，媿以終身，見帝王世紀。[○]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使之鉤百而反。顏闔見之，入曰：『稷之馬將敗。』少焉果敗而反。公問何以知之，闔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見莊子達生篇。鉤百，任意旋回，如鉤之曲，度反之，皆復其跡也。[○]謝襄退也。^四靡無也。[△]疾病也。

養氣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鬢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懸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闔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成疾，[○]亦可

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_○叔通懷筆以專業，_○既暄之以歲序，_○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_○陸雲歎用思之困神。_○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_○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_○「志」至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_○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_○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_○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_○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蘊，務在節宣。_○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_○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鞅；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_○使刃發如新，_○湊理無滯。_○雖非胎息之邁術，_○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文貴循乎自然，勉強爲之，雖成勿美。本篇大意，卽基於此。

○王充論衡自紀：『章和二年，罷州

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聽，爰精自保，

適輔服藥引導，庶幾性命可延，斯須不老。」

③率志，逞志也。和沖和之氣也。

④鑽礪，刻若研求

之意。⑤道華，言辭華飾也。

⑥敷奏，敷叙陳述也。

⑦縟繁采飾也。

⑧五十曰艾。

⑨莊子：

是故鳩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性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⑩瀝辭，刻意爲文，鑄思苦思也。

⑪莊子秋水：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尾閭，海東川名。

⑫孟子：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濯濯，無草木貌。

⑬怛惕，傷害之義。

⑭仲任

王充字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皆施筆硯，以著論衡。

⑮叔通，曹褒字褒，恨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見後漢書褒傳。

⑯暄，耗時之意。

⑰曹公語未詳，惟曹植有反胃之論。

⑱陸雲與兄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

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

⑲庸亦功也。

⑳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

至足，見戰國策。

㉑鑠銷損也。

㉒伐性，見呂氏春秋。

㉓直正也。

㉔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

候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文引此喻時機之不當。○節宣其氣也。○二語出左傳昭公元年。○猶言賈餘勇於文。賈讀如商賈之賣，售也。○莊子養生注：『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呂氏春秋：『用新去陳，腠理遂通。』○腠，肌脈也。○胎息，習閉氣而吞之，見後漢書方術傳。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莊子：『火靜則明，燭須眉。』○鬱，滯之也。精爽，神明也。

附會一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最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元黃，四擣振金玉，五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四扶陽而出條，十順陰而藏跡；四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四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謬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十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四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

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不脈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或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脣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卽後來之章法也；附與會二者之用，各自不同。○彌聯合也。綸條理也。○最善也。優之義也。○品藻定其差等及文質。元黃美惡之意。○發爲佳文之義。○此爲命意布局時言。○貞正也。○此善會之謂。○此善附之謂。○此謂辭義之宜見於文者。○此謂辭義之不必見於文者。○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儀望也。○八尺曰尋。上句見文子，下句見孟子。○自大體文章至此，謂謀篇之始，宣規畫大體，明立骨幹，體幹既立，然後整理枝派，殊塗同歸；不然，徒知銳精細巧，務其一偏，體幹必有倒置棼亂之失。○左傳哀公十四年：『需事之賊也。』需，疑也。言率爾操觚，事不細思，固多尤悔，而意見浮雜，遲疑寡斷，亦害於文也。○尺接寸附，由於體統之疏，苟能總挈綱領，首末合序，卽無此失。○湊理，卽腠理，見養氣。○豆之合黃，未詳；御覽引此作『石之合玉』。○輻車輪中直木，內輶於轂，外入於牙。○此上皆爲行文時言。○張湯爲廷尉，有擬奏，再見郤據史莫知所爲，兒寬爲奏，卽時得可，見漢書兒寬傳。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皆不當意，鍾

會爲定五字，呈王。王曰：『不當爾耶。』見三國志魏志鍾會傳記。

二例以證善附善會之義。

○寫送猶言文勢。

○易夬卦語。次且與趨趣同行不進也。

○自絕筆句至此，言文章收束，亦不可苟。

可苟。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

聲克協。

○間關艱澀之義。

總術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爲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六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

○此篇乃總會神思以至附會之旨，而丁寧鄭重言之，非別有所謂總術也。意在提綱挈領，指陳樞要。[○]顏語未審所出。[△]強弱猶言質文。[○]自予以爲句至此，言屬筆皆稱爲筆，而經傳又筆

中之細者，同出於言，同入於筆，經傳之優劣在理，不以言筆爲優劣也。本書屢以文筆分類，此篇獨斥其分別之謬，觀其『別目兩名，自近代耳』之語，殆從俗而區分之；然雖從俗，固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予以屏棄，兼習文筆之體，洞諳文筆之術，古今雖異，可以一理推，流派雖多，可以一術訂也。五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此爲逸詩，九數之多也。九變謂變革之多貫事也。知言之選句，譏陸氏非其選也。此段言文體之累多，後則言文體雖多，皆宜研術。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者亦繁。四辯者昭哲，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五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六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櫞「榜」之中；七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八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九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窾奧，十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十一豈能控引情

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失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落落光明貌

○碌碌同錄錄，不足稱之義。

○匱乏也，竭也。渺音蘇（ムス），上聲，少也。

○蕪雜亂也。

○悴弱不振也。

○調鐘見聲律註。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樧。』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窕音掉（トトコ），細也。窕細不滿櫛。

音畫（ハナカ），鐘橫大也。橫大

○不入。

○魏文帝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之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此節言時人昧於

文字之本原，惟競辭采，玉石紛雜，不知研術。本書自神思以下諸篇，皆爲造文之要術，能明其術，則

匱蕪淺絕等病可免矣。

①窓奧深邃之處。

②圓鑿區域，謂審定體勢，如上篇附會所論是。大判

條例，謂舉要治繁，如下篇時序所論是。

行棋相塞曰博塞，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今不得其

傳。③錦繪辭采也，絲簧宮商也，甘腴事義也，芬芳情志也。文極言造文必先明術，總術者，總括神

思以下諸篇之義，統謂之術，此術爲用心造文之正軌，必循此以進，始爲有規則之自然。

夫驥足雖駿，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

②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

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過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謂其繹牽長，不能千里，故繹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見戰國策繹索也。

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爲累矣。○彌綸見附會。情志事義

爲文之精神，辭采宮商爲文之聲貌，此四要素，皆有一定之途軌，神思以下，論之甚詳，故曰文體多

術，共相彌綸，言不可缺一也。○三十輻共一轂，見老子。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
恆存。○

○不知思無定契，卽謂文有定格矣；不知理有恆存，卽謂文可妄爲矣。此二語甚要。

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四薰風詩於元后，^五爛雲歌於列臣，^六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七成湯聖敬，猗歟作頌。^八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九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十幽厲昏而板蕩怒；^{十一}平王微而黍離哀。^{十二}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

[○]鈞同均，同等也。[○]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見論衡帝王世紀擊壤歌，蓋據此附會而成。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

中者爲上部。^③堯微服游康衢，聞兒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列子仲尼篇。^④阜大也。^⑤舜作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懨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⑥舜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⑦八伯咸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詩或疑當作『詠』。^⑧敷布也。^⑨序詠功，見原道記。^⑩詩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下士尊賢甚疾，聖敬之德日進也。^⑪商頌那『猗與那與！』猗嘆辭。那多也。^⑫詩周南汝墳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⑬詩幽風東山，樂男女得及其時，邠同豳。^⑭詩大雅板，爲凡伯刺厲王之詩。大雅蕩，召穆公因厲王無道，周室大壞而作也。二者皆厲王時詩，文言幽，連類及之也。^⑮詩王風黍離，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不忍去而作也。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⑯六經泥蟠，^⑰百家駸駭。^⑱方是時也，韓魏力政；^⑲

燕趙任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⑥楚廣蘭臺之官。^⑦孟軻賓館，^⑧荀卿宰邑，^⑨故稷下扇其清風。^⑩蘭陵鬱其茂俗。云；^⑪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⑫屈平聯藻於日月，^⑬宋玉交彩於風雲；^⑭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角競也。

○泥蟠，蟠屈於泥塗，班固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鼯，暴風也。言

百家之說盛起也。

○政同征。

○學者，言古者，帶劍者，近御者，商工之民，此五者爲邦之蠹。韓非

子有五蠹篇。農商官三者，爲國之常食官，三官者生，蟲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

有樸必削。見商子去強篇。

○齊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

之，以示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見史記孟子荀卿傳。

○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

東。楚襄王游蘭臺之宮，宋玉景差詩。

○孟子雖仕齊，交賓師之位，以道見敬，齊王嘗欲就其館而

見之。

○荀卿在齊，被讒，乃適楚，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稷，齊之城門，或曰山名。齊自駟衍與

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卽環淵接于田駢驕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謂此等學士皆集稷門之

下。^① 霸陵故城在今山東驛縣東蘭陵人以荀卿曾爲令故多善爲學。^② 驕衍之術迂大而

闊。^③ 文具難施，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見史記孟子荀卿詩。

^④ 史記屈原傳：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⑤ 宋玉有風賦高唐賦，高唐賦朝雲也。

爰至有漢，連接燔書，高祖尙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⑥ 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⑦ 施及孝惠，^⑧ 迄於文景，經術頗興，^⑨ 而辭人勿用，^⑩ 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⑪ 達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⑫ 柏梁展朝讌之詩，^⑬ 金堤製恤民之詠。^⑭ 徵枚乘以蒲輪，^⑮ 申主父以鼎食，^⑯ 擧公孫之對策，^⑰ 歎兒寬之擬奏，^⑱ 買臣負薪而衣錦，^⑲ 相如滌器而補繡，^⑳ 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㉑ 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㉒ 集雕篆之軼材，發綺

穀之高喻，_④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_⑤自元暨成，降意圖籍，_⑥美玉屑之譚，_⑦清金馬之路，_⑧子雲銳思於千首，_⑨子政讎校於六藝，_⑩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_⑪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_⑫於是乎在。

○漢初，命叔孫通制禮樂，以正君臣之位；蕭何摭拾秦德，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高祖大風歌

見史記高祖紀，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之如意。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隱士從太子，高祖見之，謂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高祖乃作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見史記留侯世家。○施讀若異，延也。

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又立韓生詩及申生詩。景帝又置齊懷周生詩及春秋胡母生董仲舒公羊博士，故曰經術頤興。_⑫文帝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毀之，帝乃疏而

不用以爲長沙王太傅。_○鄒陽遊梁爲梁孝王客，被讒下獄，_○陽自獄中上書，孝王乃出之。_○枚乘乘久爲大國上賓，與吳緩並游，不樂爲吏。_○武帝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令嚴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繡。_○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坐，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仿其體，都曰柏梁體。_○武帝發卒數萬，塞瓠子決河，自臨視，悼功之不成，乃作歌，中有『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之句。_○漢書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漫瓠子金堤。』_○武帝自爲太子，聞枚乘名，及卽位，乃以安車蒲輪徵之，道卒蒲輪，以蒲裹輪，取其安也。_○主父，主父偃也。偃在朝，大臣異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見史記主父偃傳。_○公孫弘對策，先被抑，武帝擢爲第一。

○兒寬爲張湯擬奏，見附會註。_○朱買臣微時，家貧，賣薪給食，後拜會稽太守，武帝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見史記朱買臣傳。買臣會稽人。_○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置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褲，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

先驅蜀人以爲寵。見漢書司馬相如傳。○史遷司馬遷也。遷以言李陵降匈奴事，下腐刑，因著史記。壽王，吾邱壽王也。壽王以善格五名待詔，然通春秋，後爲光祿大夫侍中。嚴安，安以故丞相史上書，被召見，拜郎中。終終軍。軍辨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枚臯談笑頽俳倡，爲賦蠻好漫戲，以故得媒黠貴幸。○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始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論六經於石渠。○石渠閣名。○或問揚雄少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錢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蟲矣。』見法言。○宣帝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之九江被公，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喬華龍等待詔金馬門，褒亦與焉。底祿猶致祿。○元帝好儒，善史書。○成帝好經書。○玉屑，喻美文。○金馬，卽金馬門，漢學士待詔處。○桓譚好文；見揚雄善爲賦，欲從之學，雄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見譚新論。○成帝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等校之。○九變，言其變革之多，參閱總術註。○靈均，屈原字。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識，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

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章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③講文虎觀，^④孟堅珥筆於國史，^⑤賈逵給札於瑞頌。^⑥東平擅其懿文，^⑦沛王振其通論。^⑧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⑨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⑩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大司馬吳漢卒，光武詔諸儒誄之，杜篤時繫獄，文稱最，特賜帛免刑。^⑪○班彪爲竇融畫策事漢，光武問融：『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召拜徐令。^⑫○明帝時，明堂靈臺辟雍初成，帝輒引諸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⑬○章帝詔諸生諸儒講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親臨制決。^⑭○班固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古史官常插筆冠側，以備記事，故曰珥筆。^⑮○明帝永平時，有神雀

集止。賈逵以爲胡降之徵，帝令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④東平王蒼以爲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⑤沛王輔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⑥

馬融、張衡、蔡邕、^⑦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以經學相招，班固、傅毅、三崔、崔駰及子瑗孫寶也。^⑧王充。

後乃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之徒，待制鴻都門下。蔡邕上封事，斥其有類俳優。楊賜上書言鴻都門下招集羣小，以蟲篆小技見寵，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⑨驩兜共工皆列古四凶中。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⑩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⑪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⑫孔璋歸命於河北。^⑬偉長從宦於青土。^⑭公幹徇質於海隅。^⑮德璉綜其斐然之思。^⑯元瑜展其翩翩之樂。^⑰文蔚休伯之儔，

⑨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袵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⑩播遷流離遷徙也。獻帝爲董卓劫遷長安，曹操又遷之於許。文學蓬轉，猶言文學士流離失所。

○體貌加禮容而敬之也。⑪王粲字仲宣，先之荊州依劉表，後歸魏武。⑫陳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敗，歸魏武。⑬北海徐幹，字偉長，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⑭公幹劉楨也。陳思與楊修書：「公幹振藻於海隅。」此徇質未知其說。⑮魏文與吳質書：「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德璉，應瑒字。⑯元瑜，阮瑀字。文帝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足致樂也。」
⑰文蔚，路粹字。休伯，繁欽字。⑱子叔，鄆，鄆淳字。德祖，楊修字。⑲梗概，與慷慨同聲通用。⑳魏

明帝時屢興軍旅。○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充之。○何晏以才秀知名，作道德論及諸

文章凡數十篇。劉劭作趙都賦，明帝稱美。劭所撰述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魏高貴鄉公

慧，好問尙辭，當與諸臣宴會賦詩，故云顧盼合章，又論帝王優劣，幸太學問諸儒經義，故云動言成

論。○正始高貴前一帝廢帝芳年號，其時競尙清談，如何晏王弼等所作皆務玄理，稱爲正始體。

○嵇康，阮籍，應陽弟璡，繆襲，皆以文才見稱於時者。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

○晉宣帝司馬懿，子景帝師，文帝昭，皆志在纂稿，不暇文事。克構謂繼成其功也。○懷帝愍帝，皆

爲匈奴族劉曜所執歸殺害。綴旒言其爲下所執持，東西任意而已。[△] ^③茂先張華字。[△] ^④太沖左思字。[△] ^⑤岳潘岳湛夏侯湛二人皆有盛才，互相友善，京都謂之連璧。[△] ^⑥陸機與弟雲俱自吳入洛，造張華，華甚重之，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⑦應璩子貞傅玄三張張載及弟協亢也。[△] ^⑧孫孫楚摯摯虞成公成公綏也。[△] ^⑨晉史作者多家，此所引未知本何家。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 劍禮吏而寵榮，[○] 景純文敏而優擢。[○] 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蓺，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 庚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 榆揚風流，[○] 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 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 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 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 孫干之輩，[○] 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 是以世極迺遭，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 賦乃漆園之義疏。[○]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

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元帝令遠方秀才孝廉到者皆試經。○劉隗少有文翰，雅習文史，元帝深器重之，遷丞相司直。

刁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帝拜爲尙書左僕射。二人皆剛嚴不阿，禮吏猶之秉禮法之吏。○郭璞

博學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元帝見其南郊賦，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明帝爲元帝長子，欽賢愛

客，雅好文辭，徵任旭、虞喜爲博士，是擎擎講藝也；手詔以溫嶠爲中書令，是練情於誥策也；曾作蟬賦，今殘；是振采於辭賦也。○庾亮爲明穆皇后兄，其讓中書表，爲時所稱，見章表。明帝以爲中書

監。○溫嶠博學能文，明帝卽位，拜侍中，詔令文翰悉與焉。○揄揚稱引之義。○成帝在位十

七年，康帝在位二年，穆帝七年，哀帝三年。○簡文帝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少時卽留心典籍。元同

玄下同。○孝武簡文第三子，晉祚至此始移。安帝，武帝長子。恭帝，安帝弟，在位二年，禪於宋。○

袁宏文章絕美，殷仲文有才藻，善屬文。○孫盛篤學不倦，著晉陽秋，詞直理正，稱爲良史。干寶博

覽書記，撰搜神記，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自魏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

談，世遂以此爲貴；晉代過江，佛理尤盛，而詩騷之體乃盡。
○老子在周武王時，爲柱下史。 老子在周武王時，爲柱下史。
○莊 莊子，蒙人，書爲蒙漆園吏。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
○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 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
○顏謝重葉以鳳采。 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

○宋武好文章，天下以文采相尚。
○交帝好儒雅，立史學玄學文學，江左風俗稱美。 ○孝武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未卽位時，多著述，卽位後，才學士多見引進。 明帝後，歷後廢帝順帝而宋亡。
○縉同搢，搢插也，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宦族曰搢紳。

○袁袁淑袁凱袁粲袁炳等，王誕王僧達王微王韶之王曇生王素等，二姓多文士，故曰
○聯宗。 ○顏顏延之及子竣測等，謝謝靈運及從弟惠連等，葉世也。
○何何長瑜何承天范范曄。 張張邵沈沈懷文。

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高〕世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四〕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五〕今聖厯方興，周轡漢。〔六〕唐虞之文，其鼎盛乎！〔八〕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九〕

〔一〕齊太祖蕭道成，博學善屬文，受宋禪爲帝。錄圖錄，天神所與之冊命，君主有天下曰膺圖受錄。

〔二〕世祖太祖長子。〔三〕文帝世祖長子，未卽位而歿，諡文惠太子。後追尊爲文帝。易離卦：『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四〕中宗未知何帝，明帝號高宗，或「中」爲「高」之誤。〔五〕緝繼續也。景大也。〔六〕聖厯指齊和帝時，詳序言。〔七〕轡音歷。〔八〕超越也。〔九〕鼎盛方盛也。

當代不加論斷，以未經論定，且有所迴避也。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十代唐虞夏商周戰國兩漢魏兩晉宋也。

○物極而反曰環流。[△]曠明也。

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物色，四時所表現之自然現象也；或謂本篇當在附會之下，總術之上，蓋物色猶言聲色，卽聲律下諸篇之總名，興附會相對而統於總術云。

○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貢。玄駒也者，蠶也。貢者何也？走於地中也。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羞也者，進也。不盡也。』

食也。」丹鳥螢火也。

惠與慧通。

詩品『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獻歲發春見招魂亂辭。獻進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之而生也。

滔滔盛陽貌。

矜肅猶嚴肅。

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濛濛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畔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壞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灼灼，華之盛也。

○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依依柔弱貌。③詩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杲杲明貌。

④詩小雅角弓：『雨雪瀌瀌。』

『瀌瀌，音標。』

⑤詩召南草蟲：『雨雪盛貌。』

⑥詩周南葛覃：『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喈喈

和聲之遠問也。

⑦詩召南草蟲：『嗟嗟草蟲，趯趯阜螽。』嗟嗟

聲也。⑧詩王風大車：『謂

予不信，有如皦日。』皦，卽皦，白也。

⑨詩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嘒微貌。

⑩詩周南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不齊貌。

⑪詩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猶沃然。

⑫古人事狀之詞，心領神會，百思而不得移易。

⑬瓌亦詭譎意。⑭上林賦等，其狀貌山川皆連接數

十百字，所謂魚貫是也。⑮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⑯騷述秋蘭，綠葉紫莖。⑰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⑱

⑲詩小雅裳裳者華：『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裳裳，猶堂堂，光明貌。

⑳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

綠葉兮紫莖。』⑵此言五色之字，不可多見。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④

○宋初文詠，莊老勢衰，山水方滋，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佳句流傳，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偶得一二語，無累牘連篇苦心力造之事。○能文者萃天地之清氣，藉楮墨以抒寫，凝會

不散，故以風月花鳥爲性情，景與意兩不分離。拙者不能以風月花鳥爲性情，雖極意雕飾，無關也。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旣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沓，[△]重也。

○颯，[△]秋風聲。

才略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薳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

[○]時序總論其世，才略各論其人。[○]虞夏商周戰國兩漢魏晉宋爲九代。[○]書臯陶謨：『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也。[○]書舜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竽，土壤，革鼓，木柷圉也。[○]書大禹謨：『益贊禹之

竹匏土革木也，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竽，土壤，革鼓，木柷圉也。

辭贊佐也。

○書有五子之歌。

○陽歸自夏，至於大堦，仲虺作誥，誥辭見書。

○成湯既歿，太甲

卽位，伊尹作伊訓，訓辭載書。

○詩大雅崧高烝民韓奔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而作。

○琅玕石

而似玉者。

○晉隨會曰：『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齊能用典矣。』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晉隨會平王室，王享之，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見左傳襄公十六

年。

○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舅犯請使趙衰從，言不如衰之文，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鄭弱國

僑秉政，以文辭與諸大國折衝，鄭國以固。

○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尤善爲辭令，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儕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樂毅爲燕昭王攻齊，下七十餘城，惟三城未下，而昭王歿，惠王卽位，信齊反間，疑樂毅，毅奔趙，趙

封爲望諸君，燕王悔，使人讓毅，且謝之。毅以書報，見戰國策。

范睢上書秦昭王，見國策。

蘇秦遊說燕趙，合縱拒秦，見國策。

李斯諫逐客，見文選。

荀況有雲蠶箴等賦。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進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縛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

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

雲屬意辭「人」義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壙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奔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

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四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五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六跡其爲才，崔傳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鬱，垂翼不飛。^七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八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九延壽繼志，壞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十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十一}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十二}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十三}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十四}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十五}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十六}然自卿淵已前，^{十七}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十八}

○漢書藝文志載陸賈有賦三篇，今無考。

○賈誼年最少，當時才最高。飛兔駿馬名。

○枚乘說

七事以起發楚太子，故稱七發。

○鄧陽上書，見時序註。

○董仲舒有士不遇賦，司馬遷有悲士

不遇賦。詩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告哀勞病而憇之也。○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

○覆一說，擬作『覈』。○法言：『文麗用寡，長卿也。』○駢儼之文，開端於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故曰以密巧爲致。○冷然輕妙貌，見莊子。○揚雄多知奇字，亦所謂搜選詭麗也。搜選詭麗

爲辭深，涯度幽遠爲義深。○論衡：『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猗頓春秋魯人，用鹽起

家，大畜牛羊，十年間富擬王公。○光武問宋宏以通博之士，宏薦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

子；文云比相如，恐誤。○譚賦序言少時爲郎，從成帝出祠甘泉河東，居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

武帝所造，因樂高眇之志，書壁爲小賦以頌美云。○馮衍得罪，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坎壙，

厄塞不得志也。淮南子：『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也。』○班彪著王命論新序，向採傳記行

事以著者，尚有說苑。○傅毅博學能文，文雅顯朝廷。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百家之言，善屬文。駰

子琰能盡傳父業。琰子實沈靜好典籍，明政體，作政論。○杜篤列後漢書文苑傳，著賦誄等十八

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賈逵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及詩頌等，後世稱爲麗通儒。○李尤

在和帝時，爲蘭臺令史，有幽谷等賦，車等銘，腿足腫也。易明夷：『明夷于飛，垂其羽。』
④馬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著賦頌碑誄等二十一篇。
⑤王逸著楚辭章句，賦誄書論等二十一篇。
漢詩百二十三篇。
絢音渲（丁一弓）去聲，文飾也。
⑥逸子延壽，有俊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
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遭亂不及得成。
⑦劉向奏議，言多痛切，出於至誠。
⑧趙壹後漢書列入文苑，傳載其窮鳥賦，賦末繫詩二首，體不緻密。
⑨禰衡作鵝鴨賦，文無加點，辭采甚麗，故言其思銳於爲文。
⑩潘岳作魏公九錫策命。
⑪王朗奏議論記，多傳世，序銘未詳。
卿司馬長卿，淵王褒字子淵也。
⑫參閱事類揚雄百官箴下數語！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

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辭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魏武與丁儀論議，嘉其才朗。邯鄲淳博學有文章。

○劉邵趙都賦，見事類註。

○魏明帝於許

昌作景福殿，何景作賦。○應璩作百一詩，取百慮一失之義。

○吉甫應貞字貞有臨丹賦。

○

嵇康在魏晉中，作論最多有養生論、聲無衰樂論等。○阮籍志氣弘放，任性不羈，作詠懷詩八十餘首，爲時所重。

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鷁鶴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謫，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

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四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五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六傅元篇章，義多規鏡；^七長虞筆奏，世執剛中；^八並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九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十曹撝清靡於長篇，^{十一}季鷹辨切於短韻，^{十二}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十三}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十四}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十五}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十六}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十七}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畧同。^{十八}袁宏發軫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十九}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二十}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

○張華少好文義，博覽墳典，所作不煩長，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居高職，慨然有感，因作鷦鷯賦，鷦鷯小鳥也。○左思作三都賦，構思十年，乃成，作詠史八首。○潘岳家在鞏縣東，爲長安令，作賦故曰西征，因行役之感，歷論所經人物山水。岳長於哀誄，非自外言，其才非自外而至。○孫楚才藻卓絕，遺孫晧書指陳利害，深切著明，所謂疎通。使者持書到吳，不敢爲通，所謂直置也。○摯虞有思遊賦，賦序言信天任命之不可違，延速禍之所由，循規溫雅，卽指此賦言。○摯虞撰文章志，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當世重之。○傅玄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玄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好屬文論，綺麗不足，自成規驗。易蒙卦：『以剛中也。』○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夏侯湛，字孝若，文章巧思，詩之亡者，湛爲補之，有昆弟誥，純模尚書。○曹據多四言長篇詩。○張翰字季鷹，文藻新麗。○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文名並盛。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劉琨爲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爲詩贈盧諶以激之，托意非常，抒寫幽憤，諶其別篤也。盧諶清敏有思想，善屬文，曾上表

理劉琨。

○郭璞字景純，博學有高才，辭賦爲中興冠，嘗爲南郊賦及遊仙詩，詩辭無俗累。

○庾

亮表奏，見時序註。

○溫嶠字太真，見時序註。

○孫盛干寶，見時序註。

○袁宏，見時序註。軫合

輿下三面之材，及車後橫木言驥馬昂首疾行也。

○孫綽遊天台山賦，多用佛老語，不甚狀貌山水。

○殷仲文孤興，謝混閒情，皆未詳。

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

○甄序，甄別序列之意。宋代不詳，亦猶時序必論當代意也。

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儼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西京前漢也。

○鄴都魏也。

○元封漢武帝年號。

○建安後漢獻帝年號。

○論衡案書篇：

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才有淺深，而無古

今文有僞真，而無故新。彥和意同此。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四

○論語：『才難，不其然乎。』

○綜，總聚也。

○籍，甚廣播之意。

○皎，明白也。

知音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
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
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
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
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
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
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
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
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

○二語見鬼谷子。○韓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等十餘萬言，秦王見之，言得見其人，雖死不恨。因急攻韓，韓乃使非入秦，李斯等害之下之獄，令自殺。司馬相如作子靈賦，武帝讀而善之，恨不得與之同時。狗監楊得意與相如同邑，因言相如爲此賦。帝驚召以爲郎。○固與弟超書有此語，典論論文所引也。○此皆曹植與楊修書中語。敬禮丁廙字廙，爲文使植潤色之。植辭不爲，廙謂植曰：『卿何所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植歎其言達，以爲美談。季緒劉表字脩，好詆訶文章，植以巴比之。田巴戰國齊人，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終身杜口。○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漢樓護字君卿，學經爲王氏上客，時稱『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揚雄著大玄，劉歆歎其自苦，言恐後人用覆醬瓿。

夫麟鳳與譽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譽，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恮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有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麕同麅，似鹿而小。○楚有擔山雉者，欺人爲鳳，人買而獻之楚王。見尹文子。○魏田父得玉徑尺，鄰人給爲怪石。歸置廡下，明照一室，怪而棄之野。見尹文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寶。周客觀之，掩口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見闕子。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酣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

○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澗，○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

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培塿小山也。

○畎山谷通流處澗小流也。

○衡稱物輕重之器。

四第一觀體性等篇論之。

第二觀厲辭等篇論之。

第三觀通變等篇論之。

第四觀定勢等篇論之。

第五觀事類等篇論之。

第六觀聲律等篇論之。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廿遠莫見其面，覩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不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

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伯牙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聽之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泰山！』少選，志在流水。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見呂氏春秋。○莊子：『大聲不入於耳，折楊皇華則嗟然而笑。』大聲，咸池六英之樂。折楊皇華，皆古歌曲。言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客歌郢中，其始爲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和者纔數十人。是以曲彌高而和彌寡。見宋玉對楚王問。○楚辭九章語。○雄興劉歆書中語見事類註。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老子：『樂與餌，過客止。』言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左傳宣公三年：『以蘭爲國香，人服媚之。』○澤，一說擬當作『絳』。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

不謬蹊經。

○言萬鈞之洪鍾，乃識音之變與師曠所定。

○論語：『鄭聲淫。』

程器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護施，坦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謾細行』。○章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

○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塙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護。』言爲政如梓人。

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喻教化須禮義始治也。書五子之歌：

『峻宇雕牆。』朽所以塗也，秦謂之朽。○文帝與吳質書中語。○章誕謂仲宣儒於牋懸，休伯

都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融實自疏，文蔚性頗忿懥。見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註。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謂求無厭；班固詔賓以作威；馬融黨梁而贖貨；文舉傲誕

以速誅；^④正平狂慾以致戮；^⑤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⑥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餉曠而無恥；^⑦潘岳詭譎於愍懷；^⑧陸機傾仄於賈郭；^⑨傅玄剛隘而署臺；^⑩孫楚狠愎而訟府；^⑪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⑫吳起之貪淫；^⑬陳平之汚點；^⑭絳灌之讒嫉；^⑮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⑯況班馬之賤職，^⑰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⑱况馬杜之磬懸；^⑲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⑳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㉑黃香之淳孝，^㉒徐幹之沉默，^㉓豈曰文士必其玷歟！

○司馬相如以琴心挑卓王孫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見漢書相如傳。相如使蜀，有人上書言其受金，因失官。亦見相如傳。

○揚雄素貧，而嗜酒，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見漢書雄傳。

○馮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老竟逐之。見後漢書衍傳。

○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

不諧，頗相恨。見後漢書篤傳。
⑤班固爲大將軍竇憲參議，諸子多不遵法度，憲敗，固先坐免官，見

後漢書固傳。

⑥馬融爲梁冀草奏李固，爲南郡太守，受主計祿錢數十萬。

⑦曹操表制酒禁，孔

融以書爭之，辭多侮慢。既見操雄詐漸著，不能堪，發言偏宕，多致乖忤，遂爲操所殺。見後漢書融傳。

⑧禰衡有才辨，剛傲慢物，不爲曹操所容，送劉表，表亦不能容，送黃祖，卒爲祖所殺，詳後漢書衡

傳。
⑨仲宣躁銳，陳琳粗疏，皆見顏氏家訓。愴恫，忽遽之義。
⑩丁路事未詳。
⑪晉惠帝后賈氏

欲廢太子，逼太子飲而醉之，使潘岳作書草，如太子書意，因太子醉，令依而寫之。后遂呈帝廢太子，旋殺之，後諡愍懷。詩詭詐也。
⑫賈后，賈充女，后從舅郭彰，與充相親，共專朝政，時人謂之賈郭陸。

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此獲譏。
⑬傅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轉司隸校尉，謁者制其位在卿

下，玄恚怒，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罵尚書以下，以不敬免。見晉書玄傳。
⑭孫楚參

石苞軍事，與苞有隙。苞奏其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詳晉書楚傳。
⑮管仲故成陰之狗盜，見說

苑。
⑯吳起貪而好色，見史記起傳。
⑰絳侯灌嬰等讒陳平，言其家居盜嫂，受諸將金，見史記平

世家。絳灌等又害賈誼，見史記誼傳。
○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在其下，哀帝寵賢，以爲大司馬。光遂詔事之。
○班固也。馬融也。
○王戎以平吳功，封侯，以受賂爲司隸所彈，帝不問。
見晉書戎傳。
○馬司馬相如也。杜篤也。國語：『室如懸磬。』言器中空，喻家貧無所有也。
○子夏孔光字。光爲孔子後，時尊爲名儒。
○濬沖王戎字。戎與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爲竹林之遊，稱『竹林七賢』。
○吳王濞有陰謀，鄒陽諫不聽。陽與枚乘等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人稱至孝。見後漢書香傳。
○徐幹清玄體道，不耽世榮。見魏志王粲傳。

註。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謗，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旣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
○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
○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

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蘗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穀敦書，故舉爲元帥。^四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五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漢書刑法志：『懷五常之性。』五材，卽五常，仁義禮智信也。

○登庸被舉進用之義。^{△今}成務成天

下之務也。○公父文伯相魯，母敬姜方織，謂之曰：『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

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

以爲關內之師。』見列女母儀傳。關音卡（勺一弓）柱上方木。

○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敦厚也。

○孫武有孫子兵

法三卷。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揅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

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弸中彪外見法言。弸，滿也。彪，文也。言積行內滿，文辭外發。

○豫章大木也。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指屈賈。

○指鄒枚。

序志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鷺之羣言雕龍也！^四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勝飛實，制作而已。夫「有」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五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此全書之總序。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叔傳。○或謂涓子疑卽戰國齊之環淵。環一作蠻，一作蜎，聲類並同。曾著書上下篇，琴心蓋其所著書之名云。○漢書藝文志有儒家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四史記孟荀列傳：『雕龍』言研修飾之文，非雕鏤龍文。^五書益稷：『萬邦黎獻。』黎獻謂衆賢也。^六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悅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宵義與宵同。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與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輦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三十而立，踰立過三十歲也。[△]○丹漆之禮器，蓋祭器，籩豆之屬。[△]○馬融註孝經論語尚書詩

易三禮等，著三傳異同說。鄭玄有毛詩箋周禮儀禮記注等。[△]○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周太

宰之職，掌建邦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飾羽尚畫，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瘳乎？』曰：『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徒事華辭，華辭夫何足以上民。』見莊子列禦寇。○法言：『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擊輶。』擊輶帶與巾也。○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搃音膩（ㄊ一）持也。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卽典論論文，見文選。

○陳思王與楊修書，見文選。

○應瑒有文質論，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

陸機文賦見文選。^四應仲洽卽應瑒，有文章流別論，全文已佚，僅有十餘條，見嚴輯全晉文。晉書李充字弘度，此云宏範，或其字兩行。李充翰林論三卷，僅存數條于嚴輯全晉文。^五桓譚字君山，著新論，頗有論文之言。劉公幹論文語，僅見本書風骨定勢所引兩條。^六應吉甫論文語，今無攷。陸士龍與兄機書，大抵商量文事。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一至於「割」割情析采，^二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三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四

○本書前二十五篇爲上篇，論文敍筆；自明詩至哀弔，皆論有韻之文；雜文譜隱兩篇，或韻或不

韻，故置於中史傳以下，則敍無韻之筆。『原始以表末』四句，可以頌讚篇示例：自『昔帝鑿之世』起，至『相繼於時矣』止，此原始以表末也；『頌者，容也』二句，此釋名以章義也。『若夫子雲之表充國』以下，此選文以定篇也；『原夫頌惟典雅』以下，此敷理以舉統也。○情，指神思以下諸篇，采指聲律以下。○本書後二十五篇爲下篇。毛目毛舉之目。○易上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易，疑當作『大衍』，大衍，猶言大通。本書正文四十九篇，并本篇序文爲五十篇。

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鉗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沈」沈予聞；○眇眇來世，倘

塵彼觀也。

○同異是非，稱心而論，不存成見，自少紛紜，故本書多襲前人之言，非必以己言爲貴也。○挈解

窺管，皆喻小智。

○洗猶滌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鮑照代輓歌『傲岸平生

中，不爲物所裁。』